

建构一种感兴式的语言诗学

——读陈先发《黑池坝笔记(二)》

江飞

不得不承认,阅读陈先发的诗歌和诗论都是一种高级的智性活动,充满挑战,更充满乐趣。这本刚出版的《黑池坝笔记(二)》,自然是七年前《黑池坝笔记(一)》的延续,此后或许还有延续的延续,因为对于诗人而言,“黑池坝不是时空坐标中的一座,有时,它是一次”“每次写它,都是一次生命的刷新”。这些碎片式的随笔,是诗人在黑池坝湖边散步时内心的“游思”,与黑池坝既有关又无关,但与“诗”密切相关,是以一种断想短章的复合文本形式言说自己的诗学观念,尽管他对“汗牛充栋的诗学典籍”表示怀疑。套用宗白华先生“散步美学”的说法,这无疑是陈先发的“散步诗学”,而在我看来,这种散步诗学本质上是一种语言诗学,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感兴式的语言诗学。诗人始终端坐在“语言的轮椅”上,以诗一般的语言谈论写作、诗歌和诗歌语言,以语言的灵性带动思辨,“融语言灵性与思想于一炉,由此建立起个人的语言史和思想史”。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稍懂诗歌尤其是现代诗歌的人一般都会认同这种以语言为本体的判定,然而也恰恰是在语言问题上形成了诗人与诗人、诗作与诗作的根本区别。正如有论者在评价《黑池坝笔记(一)》时所言,“陈先发式的写作,一直注重语言的‘在场’。在他看来,写作的最高意义是对我们时代精神的记录。而语言提供给了我们一扇打开未来窗户,它给了我们发现世界的可能。”在《黑池坝笔记(二)》中,陈先发更加坚定地“通向语言之途”,有意识地凸显语言的神秘性、独创性和未完成性,以此对诗人、写作、世界和时代旁敲侧击。

语言的神秘性意味着世界的神秘性。“一个诗人对世界和语言要完

成双重的体验。一个小说家呢?对世界重在体验,对语言则重在理解,他最核心的需要,是语言的工具理性。而诗人须更深地参与语言中禁忌的、混沌的、神秘性的一面。”“诗以对词际神秘性的探索,给时代语言注入了活力”。这种语言神秘性似乎是对世界神秘性的模仿,在“坝上记事”中,陈先发多次述说这种神秘性,比如那个令人费解的“巫师”老乔,奇异本领突然而来又突然而去;那些精神病人创造出令人惊叹的刺绣作品,而这些刺绣的买家最后都成了精神病人;甚至认为精神病人更接近诗人,因为他们更能直观世界和语言的神秘。

语言的独创性意味着语言的个体性和思想的创造性。按陈先发的意思,一个优秀的诗人应当能够“清算语言的遗产”“恢复与拓展语言的表现力”,能够“把字和词的沙子拧成语言的绳子”“形成不可复制的个体语言特性”,形成真正的“私人语境”。而要形成这种语言的个体性,就必须对语言的公共性和时代性抱有警惕,要有语言危机意识,反对公共语言对个体语言的诱惑与统治,反对权力、宗教、强力作家、网络等力量造成的“语言的驯化”。语言与思想的关系历来为诗人和诗论家所探究,在朱光潜看来,“语言的实质就是情感思想的实质,语言的形式也就是情感思想的形式,情感思想和语言本是平行一致的,并无先后内外的关系”(《诗论》)。同样坚持语言本体论的陈先发似乎更强调语言的生成性,他借王尔德的话表明,“语言,它是思想的母亲,而不是思想的孩子”,语言孕育思想,语言的创造性就意味着思想的创造性,语言是写作的源头,“写作是向一个

词讨要水源”。他的这种笔记体写作同样如此,正是借助语言的召唤和催生,语言学、诗学、社会学、心理学、现象学哲学等各路思想纷至沓来,如奔马、闪电,亦如流水、落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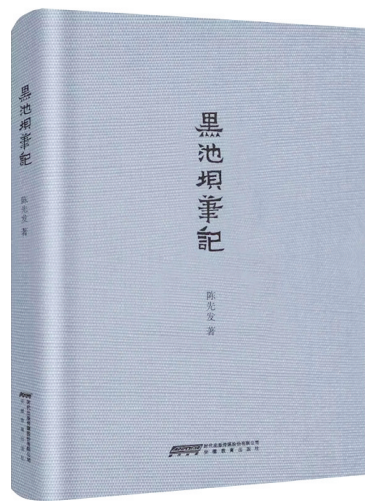
语言的未完成意味着作者写作和读者接受的创造性。很显然,陈先发不仅强调诗人写作的主体性和个体性,更深谙读者的接受美学之道。“诗将世上一切‘已完成的’,在语言中变成‘未完成的’,以腾出新空间建成诗人的容身之所,这才是真正的‘在场’”,而“作者在一首诗中的完成度越高,读者就越难在这首诗中抵达他自己”。换言之,未完成的诗歌语言为诗人的创造和读者的再创造提供了可能。但需要注意的是,“最好的阅读,是凝视语言的发现力而抑制语言带来的每一种情绪冲动”。可惜的是,今日之读者不少还陷在“情绪冲动”的圈囿里,遑论“一种鹰隼般的高明的阅读”。

陈先发说,“诗学即是剥皮学”,听起来恐怖,思量起来却果真如此。剥去诗歌本质论、创作论、作品论和接受论中的某些皮相,才能裸露出“我在这里”的诗之骨肉,这既是对自我诗歌创作的反观和审视,也隐含着对当下某些“伪传统”的不良诗歌创作观念和风气的批判。在他看来,“传统的敌人,不是反传统,而是伪传统”,诗人“必须有能力匹配他所在时代的复杂性、丰富性与特异性”。这种能力既包括语言能力,更包括承受“困境”的能力,因为“困境是所有伟大写作者统一的心灵底色”,诗人要以“个人困境”的写作包容“时代的困境”。这种“困境”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困境,是“我”(此在)与“这里”(世界)之间的对立、抵制与和解;这种困境不仅仅是诗人的个人困境,更是每

个个体必然遭遇的困境,归根结底,是存在的困境,是现代性的困境。

不得不说,这些诗学笔记大体都是含混的、散乱的、感兴的。但凡人对自然、社会、人生、历史、文艺等有所感触,情动于衷,诉诸文辞,皆是“感兴”。而在工具理性、心为物役的天下,这种“感兴”无疑尤为可贵。情以物兴,万物唤醒诗人的情思;物以情观,诗人又以语言的神性唤醒万物的神性,古今中外的诗人诗话、作家作品都成为语言的注脚。在《黑池坝笔记(二)》的尾声,诗人曲终奏雅,“枯之美学”“枯的诗学”跃出水面,令人眼前又是一亮,仿佛直面“枯山水”,满眼皆所见,又一无所见,正如其在组诗《枯》中所写,“当我枯时,人世间水位在高涨”。

太初有言。太初有道。我期待陈先发再次刷新生命!



《黑池坝笔记》
陈先发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如炬苇灯

陈皓

述从概念到概念层层推理要富有情趣,记忆深刻。

陈有清先生是文化学者,又平易近人,找他写序和点评的文学创作者比较多,他都给以极大的鼓励和耐心指导。《苇灯》中收集的《书评》和《序文》,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篇篇可见其拳拳之心。先生总是以书为对象,实事求是、有识见地进行分析,没有无原则的套话和吹捧之辞,好则热情洋溢地赞颂,差则入木三分地指正。他曾对我说:“人家找到我,是对我的信任,每一件作品,我都会认真对待,给出中肯的评价,特别是作品中存在的问题不能回避,回避是对人家不负责任,指出来才有利于作者的成长,读者才能从中受到教益。”比如在《读汪剑坤先生<一味真诗词集>》

中,先生说其思想内容“用墨用泪用血写人,平实厚实笃实情深”,遣词造句更是“奇思出云岫,奇句如跳珠。”他说诗人充沛的感情像秋天的潮水,极大地提高了诗词集的含金量,毫不隐讳自己的喜爱之情。但在文章后半部分,先生专门提到诗人今后应该怎样去努力,建议作者具体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先生贴切而有指导性的评价,赢得了作者的理解与敬重。

写作遇到瓶颈的时候,我就翻开《苇灯》中的《浅论》,先生在这里告诉我们写作的体验和经验,没有艰深理论,但篇篇都管得着柴米油粮。他在《作文贵在一口井》中说,写文章不是开河,河要很长,波光粼粼,流水潺潺,但不可能很深,表现力不会深刻。他主张写文

章如挖井,开口不大,愈挖愈深,表现力才愈深刻。所以要“宁挖一口井,不开一条河”,要努力做到“一井见春秋”,句句话语都很朴实,细细品读,韵味悠长。

陈有清先生是“文革”后,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报告文学集《东风满帆》的主编、第一部长篇小说《映天红》的主笔。他受人敬佩,不全因为他的学识渊博,著作颇丰,还因为他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对文学后生的提携。在《飞鸿》篇章,我看到了一些文学大伽的回忆文章,他们把如东县文化馆比作“鲁艺”。当年,先生带领学员们深入渔村,乘牛车,登渔船,体验出海捕捞生活,和渔民们同学习、同织网、同放牛、同拣货,他们的作品充溢着大海的气息、鱼虾的腥香、渔民的豪放,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

岁月磋砣,陈有清先生的文学思想和理论,影响了如东几代文学青年。他像一盏如炬苇灯,照亮田野,照亮大海,照耀着文学新人的成长历程。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苇灯》,是我读到的陈有清先生的第九部作品,当然他的作品远不止这么多。先生曾是如东县文化馆副馆长,分管文艺创作工作,他既是基层文学创作的引领者,也是文学创作的实践者,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多种体裁。我用十天的时间,把209页的文艺理论书《苇灯》看完,从此它被留在了书桌边,成了我创作时的必备工具书。

与一般的理论书不同,《苇灯》少了说教的腔调,多了泥土的芬芳,亲切有趣,让我喜欢。比如第一章《诗说》,先生以诗的形式评论诗人、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虽说这种形式中国文学史上早已有之,但并不多见,品读之后感受新鲜有韵味。“黑夜灭灯迟,旭日临窗早。/俯首《李时珍》,胸中如腾蛟;/如返少年时,场边摘桑枣;/如遇田舍翁,把手间青苗……”寥寥数语,就极具画面感地将阅读《李时珍》时的情景体会表达得淋漓尽致,形式活泼生动,比用文章论